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詩讖

宋 長洲王楙著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為詩讖。漁隱以為不然。謂人之得失生長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讖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讖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皆有讖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為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為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况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讖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間。姚合詩。文字當酒榼。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榼。許渾詩。百年便作十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十年畫。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鏡。王建詩。買

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光義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琰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此類甚多。

白蛾蔽日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蠹。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蛾字。經史間多讀蛾為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謂縱即蹤字。漢碑率以縱為蹤。如郭魯二碑曰。有山甫之縱。比縱約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鄮侯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展指縱對外施武加。益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吟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璉詩嘗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石。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鮑昭詩昔如騁上
鷹今如檻中猿杜詩昔如水上鱗今如罾中兔庾信詩細管纏鐘格圓花釘鼓牀杜
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昭詩北風驅雁天雨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
櫻化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鷹詩
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為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
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
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
楊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
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
一為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
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

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叙傳。與夫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為伺。如琵琶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闇之闇。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况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索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諒闇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持白詩為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祜曰。生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為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為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為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軍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鏡歌十八曲中有朱鸞又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鸞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鸞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鸞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鸞鸞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意飾鼓以存鸞雖所說不一然鸞則鸞鸞之鸞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又如張氏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為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為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琴。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聯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為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徐美

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為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咏五君。意皆有在。

展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殺涵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谿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貼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仕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為馬設。前此二字。蓋嘗有為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祗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龜詩。用貼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

亭。鼃鳴貼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或者又引齊孔璋事。以為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蠲氏掌去鼃。鼃注為貼人耳。其事祖此。談數以孔珪事為陸稚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貼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習之為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為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為不可曉。漁隱亦為習之。未嘗為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深考耳。為鄭州者。即習之也。習之為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翱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為朗州刺史。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栢耆。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為禮部郎中。出為廬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知制

詔改中書舍人坐栢者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疎略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為鄭州日正在為桂州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為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為不可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為辭不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群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

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洞仙傳謂仙公即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遊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顛倒用事

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驥。按展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並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為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盼。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入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並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

又如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脔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座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茗谿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克君。王此

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逸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雜鳥語。晝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烟徑水涯多好鳥。竹床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宋 長洲王楙著

規倣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
園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遍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僕觀古樂府
曰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游子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
句以碧雲為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
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淹等詩即毛詩君子於役之意也君子於役不知其期昌
至哉雞棲於塹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
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
案即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魯直茶蘼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
人塵俗哉山谷作茶蘼詩曰露溼何郎傳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

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風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鎖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

詒厥父子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為父子。謂子孫為詒厥。歟。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父子。退之詩曰：誰謂詒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父子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為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曰：父子之情愈厚。西漢末之間也。知文氣自東漢以來寢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

何事而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立瞻即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十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讐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尤為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復言高春豈不為贅古人為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暝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為暮乎

珊瑚春黃麋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趣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珊瑚破高齋作婢春黃麋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無麋字僕謂既言衣青衣而春添一字何害但麋自是粥作米梁字用恐有所未安耳春黃麋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慊慊春黃麋之意不知麋豈可以言梁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竝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廣太傅樂鄉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為廣之子根為碩之子皆先廣而死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顏萊無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逢童相似得非為乃祖之故乎

殍飴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為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秋娘詩厭飫不能飴飴乃餬非飲食也僕觀晉王羲之私粟作粥飴饑者郝鑒甚窮鄉人共飴之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音音乃音嗣非貽字也